

节令之美·清明



陕西省安康市出土的汉代鍍金铜蚕，是当时养蚕缫丝兴盛的代表文物。

夏代倚重的“农事坐标”

在古老的农业文明图谱中，清明首先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是纯粹的“农事坐标”。古代佚书《岁时百问》里说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洁而明净，故谓之清明。”此时的中国大地，冬寒已去，春意正浓。但对于先民而言，清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“蚕事”。这项传统，最早可追溯至夏代。《夏小正》里有记载，三月“妾子始蚕，执养官事”，这里的“官事”指的便是蚕事。这意味着早在三四千年前，清明前后就是妇女开始养蚕的关键节点。

到了周代，清明前后的养蚕活动不仅是一项生产任务，更演变成了一场庄重的仪式。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》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：在这个月份，掌管山泽的官员禁止人们砍伐桑树，斑鸠拂动羽毛，戴胜鸟降落在桑树上。后妃斋戒沐浴，亲自采桑，以此劝勉天下妇女从事蚕桑工作。《礼记·祭义》中更是详述了献茧、缫丝的隆重礼仪，丝线被染成朱、绿、玄、黄等颜色，织成华丽的礼服，用于祭祀天地祖先。

东汉时，这份对蚕事的重视被细致地记录在了农书中。崔寔在《四民月令》中留下了一份珍贵的“清明工作日志”：“清明节（气），命蚕妾，治蚕室，除溼穴，具槌待薄笼。”意思是到了清明这天，要命令负责养蚕的女工修缮蚕房，清除墙缝里的害虫洞穴，备齐槌子、箔席和竹笼等器具。这一时期的清明，充满对蚕事的重视和对丰收的祈愿。这种对生命孕育的专注，深深植入了清明的基因。

唐代清明节成“法定假日”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清明依旧是一个节气。但它与时间挨着的两个节日——寒食节与上巳节，已经在暮春时节热闹起来了。

上巳节是个定在农历三月三的节日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里说：“是月上巳，官民皆絮于东流水上，曰洗濯祛除垢疢成去大罪。”意思是到了上巳节这天，无论官员还是百姓，都到东流的河边洗浴，通过洗濯来祛除积攒的污垢和疾病，这叫“大清洁”。到了魏晋时，洗澡的仪式感没那么强了，临水喝酒、郊外踏青成了主流。

寒食节的气氛要肃穆得多。传说介子推割股救主，后隐居绵山，晋文公为逼他出山放火烧林，介子推抱树而死。晋文公悔恨不已，下令在忌日禁火冷食，是为寒食。这个传说流传甚广，禁火期一度长达一个月。后来曹操觉得太劳民伤财，才缩短为三天。这三天里，家家不动火，吃糖稀、麦粥、杏仁酪等冷食。南朝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还提到，寒食节盛行斗鸡、斗卵、秋千之戏，这些娱乐活动后来大多被清明继承。

《荆楚岁时记》是当时有关风俗文化的重要文献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本书里，寒食节、上巳节都单列了条目，清明却没有，因为那时它还没变成一个节日。但人们在上巳踏青、寒食禁火的时候，眼里看的、脚下踩的，都是清明的风景。西晋文学家张华在《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园会诗》里写道：“暮



贵阳登高云山森林公园春意盎然。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周永 摄

本周末是清明节。“清明”这个节气早在夏代就有了，但作为节日出现则是在唐代。它不像春节那样肇始于上古的腊祭，也不似端午那般早与屈原的悲歌绑定。清明节的故事，在传统习俗的融合中展开。

清明：从节气到节日

春元日，阳气清明……合乐华池，被濯清川。泛彼龙舟，溯游洪源……”他直接用“清明”二字来形容上巳节的天朗气清。清明时节，就这样从单纯的农事时点，开始与袷褙、泛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把扫墓与寒食节结合起来，是唐朝才发生的事。唐玄宗开元二十年（公元732年），朝廷下了一道命令：“寒食上墓，礼经无文，近世相传，浸以成俗。士庶有不合庙享，何以用展孝思？宜许上墓，用拜埽（音sào）。”意思是，寒食节上坟扫墓，虽然古代礼书没写过，但既然民间已经传成了习俗，朝廷就批准了，让它成为正式的礼仪。从这以后，寒食节不光是禁火冷食、纪念介子推的日子，还成了法定的祭祖日。

《唐会要》里记载，唐玄宗时规定“寒食、清明、四日为假”。就这样，清明节从唐代开始，成了国家法定假日。寒食节和清明节本就紧挨着，这样一来，两个日子就彻底绑在了一起。看看唐人写的诗就知道了。白居易在《寒食野望吟》里写道：“乌啼鹊

噪昏乔木，清明寒食谁家哭。”诗里把“清明寒食”放在一起说，可见在唐人心里，这两个日子已经分不开了。

上巳节也在悄悄往清明里融。盛唐以后，关于上巳节的记载越来越少了，但它的老传统“到水边洗浴、踏青游春”并没有消失，而是被寒食节、清明节的游春活动给吸收了。人们出城扫墓，顺道就在郊外踏青，上巳节那些游乐活动，就这么自然地挪了过来。蹴鞠和秋千是当时最火的游艺。王维在《寒食城东即事》里写：“蹴鞠（同“鞠”）屡过飞鸟上，秋千竞出垂杨里。”踢的球能飞得比鸟还高，秋千从柳树从里荡出来，热闹得很。

除了这些从寒食节、上巳节吸收来的活动，清明节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仪式——“钻火赐新火”。寒食节三天不让动火，家家吃冷食。到了清明节这天，宫里要搞一个钻火仪式。据《辍下岁时记》记载，尚食局的小太监们在殿前比赛钻木取火，谁先钻出火花献给皇上，就能得金碗一个、绢三匹的赏赐。皇上再把象征着新生的“新火”赐给身边的大臣。唐代文学家谢

观在《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》里写：“桐花始发，赐新火于公卿……万室而寒灰寂灭。”这一缕新火，代表着禁火的日子结束了，春天真的来了。

扫墓、踏青、蹴鞠、秋千、钻火……这些原本分属寒食、清明、上巳的活动，到了唐代，已经融在一起了。这时的“清明”，不再只是一个农事的节气，而是有了节日的味道。

宋代清明表演“花样跳水”

如果说唐代是融合的开端，那么宋代则是“三节合一”的鼎盛时期。寒食、清明、上巳这三个原本独立的节日，在宋代彻底完成了习俗的整合，统归于清明节的名下。寒食节在宋代还有，比如苏轼曾留下著名的《寒食帖》，但禁火、冷食等习俗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化。

名称上的转变是关键。唐代人们主要说“寒食扫墓”，到宋代变成了“清明扫墓”。北宋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专门设立了“清明节”条目，

详细记载了清明扫墓、踏青、插柳等习俗。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也说：“清明节，官员士庶，俱出郊省坟，以尽思时之敬。”从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记载里，能看得更细：清明节这天，人们出城扫墓，郊外像集市一样热闹。大家常常在开满花的树下，摆上杯盘碗盏，互相敬酒野餐。回去时人人都带着枣栗、炊饼、奇花异果、鸭蛋和小鸡等。

这样鲜活的清明景象，被张择端画进了《清明上河图》。画卷后段，一顶轿子正从郊外往城里走，轿顶上插满柳枝、杏花；轿后跟着一个挑担子的脚夫，担子两头挂满零零碎碎的物件；汴河岸边，“王家纸马”的招牌下，摆着祭奠先人所用的祭品；再看那些树木，柳条吐着嫩绿，杂木才刚冒芽，正是清明时节的光景。

除了这些市井景象，宋人清明还有一个让人叫绝的场景——水秋千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金明池畔，两艘画船并排放置，船头竖起高高的秋千架。表演者登上秋千，奋力荡起，越荡越高，直冲到与秋千架齐平的最高点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表演者突然双手

从清代年画《春风得意》中可以看出，清明时节放纸鸢是当时民众喜爱的活动。

一松，整个人腾空而起，在空中翻腾几圈，然后“扑通”一声扎入水中。岸上百姓成千上万，看到精彩处，无不屏住呼吸，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。这是宋人的“花样跳水”，比现代奥运会早了几百年。被很多人认为是张择端早期作品的《金明池争标图》，描绘的正是这番场景。画面中，仙桥右下方的水秋千表演，与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记载相互印证，可见宋人清明这一水上活动，并非凭空想象，而是当时真实的热闹场面。

如果说水秋千是皇家园林里的“高光时刻”，那插柳就是家家户户的日常风景。宋代诗人宋伯仁在《清明插柳》中写道：“清明是处插垂杨，院宇深深绿翠藏。”家家户户把柳枝插在门楣上，或编成圈戴在头上，满城皆是移动的花园。这背后藏着多重寓意：纪念介子推，借柳枝辟邪，也讨个“春意常在”的好兆头。

南宋诗人吴惟信曾为这番景象写下《苏堤清明即事》：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日落时分，笙歌散尽，柳树上的黄莺接过了热闹接力棒，这一天的快乐才算画上句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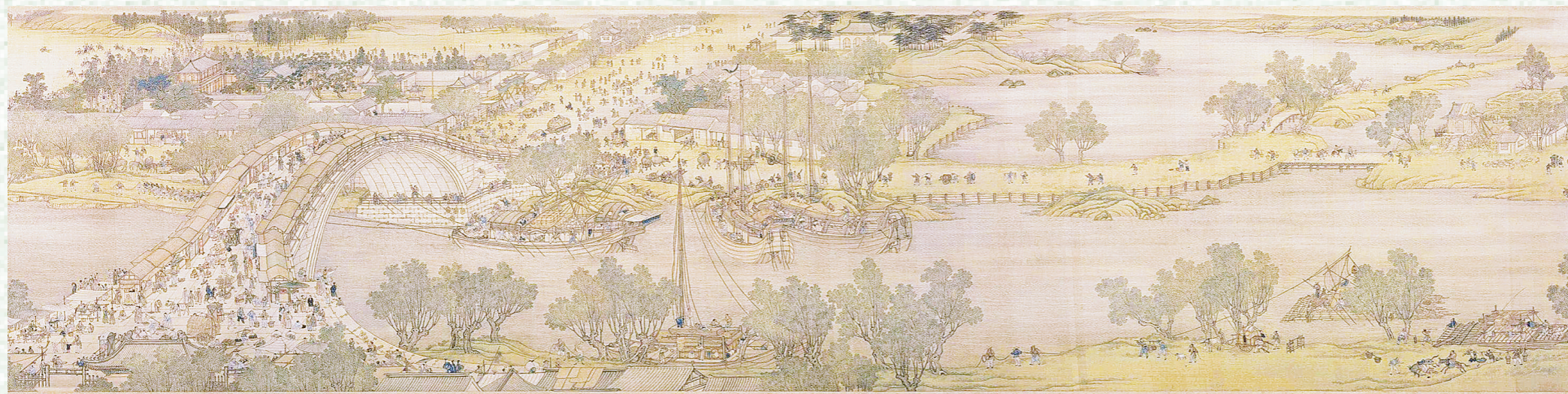
位列清代江南四大节景

到了明清时期，清明节的这份热闹渐渐沉淀下来，扫墓祭祖成了这一天最要紧的事。

根据明代刘侗、于奕正撰写的历史地理著作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，清明这天，男女老少都出城扫墓，满大街都是挑着祭品担子的人。然而，扫墓并不只有哀伤。明人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里写道，扬州清明时，“监门小户，亦携肴核纸钱，走至墓所。祭毕，则席地饮酢（音zuò）。”普通人祭扫完毕，就在坟前摆上祭品，席地而坐，分吃祭品。张岱甚至将扬州清明与西湖春、秦淮夏、虎丘秋并称为江南四大节景。

扫墓的人既然出了城，自然不急着想回去——踏青，就这样成了扫墓的“标配”。明代时，北京人清明踏青最爱去高粱桥。《帝京景物略》描述那里桃红柳绿，芳草青青，人们铺开毯子席地而坐，看戏听曲。

清代，清明踏青的吃食中，北京城里有一道独特的风味——寒食十三绝，指的是十三种适合冷食的北京小吃：姜丝排叉、硬面饽饽、糖耳朵、豌豆黄、焦圈、萨其马、螺丝转儿、馓子、豆面糕、糖火烧、艾窝窝、驴打滚、芝麻酱烧饼。这些小吃多是人们扫墓踏青时随身携带的干粮，既可冷食，又耐存放。现在，这些小吃还在市面上看得见。江浙一带则有“青团”。老百姓用新生的艾草榨汁，揉进糯米粉，做成碧绿的团子，煮熟后清香扑鼻。清代顾禄《清嘉录》里记载：“市上卖青团、干架。表演者登上秋千，奋力荡起，越荡越高，直冲到与秋千架齐平的最高点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表演者突然双手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苏珊伊 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)